



THE GOLDEN EYES

天珠祖记
香笔
方地山

弥勒佛
紫檀根雕
王士祯
琅砗
鼻烟壶
三河
刘蚰蚰葫芦



1

黄金瞳

打眼 / 著

THE GOLDEN EYES

1

黄金瞳

THE
GOLDEN
EYES

打眼

著

羊城晚报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金瞳. 1 / 打眼著. — 广州: 羊城晚报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543-0672-7

I. ①黄… II. ①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6943号

黄金瞳 1

Huangjintong 1

策划编辑 张灵舒

特约编辑 曹杰 李伊琳 莫莉婧

责任编辑 黄捷生 张灵舒

责任技编 张广生

装帧设计 陈慧颖 黄思源

责任校对 杨群

出版发行 羊城晚报出版社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309号羊城创意产业园3-13B 邮编: 510665)

发行部电话: (020) 87133824

出版人 吴江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规 格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6.5 字数 320千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3-0672-7

定 价 4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3-07C

电话: (020) 38031051 传真: (020) 38057562

官方网站: <http://www.gzt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前

言

我从小在古城徐州长大，家里离古玩花鸟市场很近，经常会去闲逛，一来二去，对于那些充满了历史人文气息的物件，日渐沉迷。只是全凭自己摸索，又无名师指导，淘得的玩意儿，十之八九都为赝品。

二十一世纪初我来到广东，虽然这边文化气氛淡了许多，古玩市场也不是很热闹，但也不乏藏中精品，十多年下来小有斩获。当然，看走了眼上当交学费亦是常事，故而在创作本书的时候，随手就起了个“打眼”的笔名。有时候淘到一件自认是真的物件，兴高采烈地拿去与行家分享，却被告知为赝品，也不乏被打脸的意思。

虽然古玩一行造假自古有之，但是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还能见到些真品。不过自从进入2000年，古玩热兴起，打个比方说，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会儿，几百块钱就能收到的漆器，放到现在，身价暴涨了几百倍，品相稍微好点的，几万块都买不到了。在这种背景下，古玩造假自然是大行其道。

二十一世纪算是进入了全民收藏的时代。最让人可气又可笑的是，人人都在家里翻箱倒柜，看能不能寻摸出个老物件。农村老大娘拿个喂狗的瓷盘都当作是宝贝，祖上八代都是农民的老大爷看着个破碗也感觉是康熙青花瓷了，此时再想捡漏，几乎是天方夜谭。

有了利益的驱使，赝品假货马上充斥整个市场，这行当里的水也是越来越深。

我不能算是圈里人，但一有闲暇的时间，也经常混在古玩市场里，十多年下来淘到过好玩意儿，也买了不少所谓的现代工艺品，自己总结出一经验，那就是“三多一少”：“三多”是多看、多听、多上手，“一少”就是少说话了。很多时候，就是问得多了，被别人的故事吸引了，自己兜里的钱转到别人兜里的时候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等捧

了假玩意儿回到家里，才一拍脑门，咋又冲动了？

在2009年的时候，我又一次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白花花的银子换来破铜烂铁，那叫一个心痛。于是躺在床上做白日梦，想着要是有一双能鉴定古玩真伪的眼睛，那该有多好啊。

现实是不可能的了，再厉害的专家，也不乏看走眼交学费的经历。于是，这篇小说应运而生，只是为了满足个人那么一丝臆想。

小说总归是小说，故事性和趣味性占了主导，古玩方面的知识，只是个人愚见，一家之言，读者朋友们姑且看之，切不可信。没有主角的那双眼睛，也不要到古玩市场蹉浑水，切记，切记！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be '打眼' (Dǎyǎn),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 目录 ◇
CONTENTS

- | | | | | | |
|-----|-------------|--------|-----|-------------|--------|
| 001 | Chapter 001 | • 飞来横祸 | 133 | Chapter 011 | • 自找苦吃 |
| 015 | Chapter 002 | • 眼生双瞳 | 151 | Chapter 012 | • 紫檀根雕 |
| 027 | Chapter 003 | • 香祖笔记 | 165 | Chapter 013 | • 有美同行 |
| 039 | Chapter 004 | • 同学聚会 | 179 | Chapter 014 | • 进入藏区 |
| 051 | Chapter 005 | • 古玩市场 | 193 | Chapter 015 | • 草原惊魂 |
| 063 | Chapter 006 | • 蛭蛭葫芦 | 207 | Chapter 016 | • 喜获幼獒 |
| 079 | Chapter 007 | • 雅座品茗 | 223 | Chapter 017 | • 入大昭寺 |
| 093 | Chapter 008 | • 赏物鉴宝 | 233 | Chapter 018 | • 得赠天珠 |
| 107 | Chapter 009 | • 自取其辱 | 245 | Chapter 019 | • 灵气变化 |
| 119 | Chapter 010 | • 启程赴藏 | 251 | Chapter 020 | • 拉萨之夜 |

Chapter 001 ···

飞来横祸

十二月的上海夜长日短，刚过六点，外面的天色就慢慢地暗了下来，马路两旁的街灯逐渐亮了起来，让城市继续着光明。下班的人群像偌大的蜘蛛网一般充斥在这个都市的大街小巷之中，各种声音回响在城市上空。

“哗……”庄睿把店里的卷帘门拉下一半，将分项装好并贴着封条的几个铁皮箱子拎到了柜台里面，随手关上了安全门。这几个物品箱里的东西可是价值百万，平时是由两个保安和庄睿一起交接的，不过今天是周末，保安公司培训，临时把他们招回去了。

一天的工作就要结束了，虽然并不是很忙，不过庄睿年轻的脸上还是显露出一丝疲惫。可能是到了年底的缘故，已经一年没有回家的庄睿有些思乡了。

庄睿今年二十四岁，出生在苏北古城的一个单亲家庭里。一米八的身高，相貌虽然不算英俊，但是笑起来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举手投足之间透露出几分沉稳，使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上几岁。

大学时代的庄睿也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只不过出了校门之后，事事不顺让他内敛了许多，人也变得成熟稳重了。除了看球时偶尔骂几句，下班以后，他更多的时间都是在租住的房子里看一些历史小说。

2002年，庄睿从上海一所名牌大学的金融财会专业毕业。按理说那时候毕业的大学生还是“好女不愁嫁”，工作并不难找，只是他的运气不太好，刚毕业没几天就生了一场病，没有赶上当年的公务员考试。病好之后在家乡的一家小公司上了几天班，他感觉没什么发展，就又回到了上海，进入这家典当行做会计。

一般私人性质的公司，请财务都喜欢请有多年工作经验的老财务。刚到上海时，庄睿一个多月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最后还是家在上海的大学同学兼宿舍老大帮忙，他才得以进到这家成立没多久的典当行工作。

说到典当行，估计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当铺，而想到当铺，“虫吃鼠咬，光板儿没毛，破皮烂袄一件儿”的经典台词就会立刻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中。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典当行已经成为集融资、淘宝、寄存于一身的多功能场所。

在庄睿工作的这家典当行的绝当品区就摆设有钻戒、翡翠手镯、名牌手表等绝当品。由于收取这些物品的价格一般在原价的一半左右，因此这些当品一旦绝当，卖出的价格只会略高于收当的价格，这对于一些囊中羞涩，但是又追求品牌奢侈品的人来说，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庄睿见过很多穿金戴银的俊男靓女，来到这里先把自己不喜欢的珠宝首饰绝当，然后再去绝当区寻找自己喜欢的物品。如此一来，不但绝当的物品得到流通，也不会造成资金积压的状况。

典当行内的人事结构很简单，首席鉴定师德叔兼任典当行的经理，还有两个从国外回来的年轻鉴定师，主要负责一些国外艺术品和奢侈品的鉴定。这两位都是三十出头的年纪，在这个圈子里混过一段时间，都是科班出身，只是这两位平时自视甚高，一直不受德叔待见。另外，就是出纳胥玲和绝当区的营业员了。

德叔大名叫马德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在上海的一家当铺内当小伙计，后来也一直从事文物发掘和鉴定的工作，专攻杂项和字画，在上海文物古玩收藏界有很高的声望。典当行在开业前花了很大的心思，才把已经从上海博物馆退休了的德叔请来当典当行的首席鉴定师兼经理，放在以前的当铺里，那就叫大掌柜。

德叔很喜欢庄睿这个踏实勤快的小伙子，有心想把他往这个行当里面带。奈何庄睿虽然喜欢看历史小说，但是对这些古玩并不是很感兴趣，对德叔的教导是左耳进右耳出，说着说着他就会把话题扯到某个历史人物或者故事上，经常把德叔气得吹胡子瞪眼。

按照典当行的规定，本来应该是在下班的时候，由出纳胥玲和庄睿一起把绝当区的物品交给银行押款车，不过那个拜金女今天要和第N号男朋友去东方明珠吃饭，早早地就走了。胥玲是上海本地人，每天都有这样那样的事情作为借口，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庄睿也都习惯了。

典当行是晚上六点下班，而银行的押款车一般在六点半左右才会到。到了六点，德叔和绝当区的营业员都离开了，那两位高薪鉴定师更是掐着秒表上下班，于是只剩下了庄睿一个人，他把卷帘门拉下来一半之后，就坐到柜台里面等银行的人来。按照规定，现金箱和存放贵重珠宝的物品箱都是要由押运员进来领取的，并由他们查看封

条的完好情况。

最后一抹夕阳隔着玻璃门射入店中，忽然，庄睿感觉眼前一暗，三条人影从半关着的卷帘门下面钻了进来。

“这才六点十分啊，银行的车一般不会来这么早的啊？”

庄睿愣了一下，虽然在周末的时候，押款车会提前一会儿到，不过也要到六点二十分左右。由于进来的几个人都是背光，庄睿一时间没有看清几个人的相貌，但是他也知道这几个人不是银行押运员，因为他看到门口并没有停放银行的押款车。

“几位先生，我们下班了，有什么需要请明天再来，我们周日也是营业的……咦？”

庄睿话说到一半，猛然发现，进来的三个人都是男性。而让他没有继续说下去的是，这三个人头上都带了个针织的帽子，就是那种可以翻下来遮挡住面孔，只有眼睛露在外面的帽子，这种帽子在几年前很流行，不过现在已经很少见有人戴了。虽然已经十二月了，不过上海的天气还不至于冷到要戴这种帽子的程度，庄睿心中顿时升起一种不妙的感觉。

“小子，少废话，把你手边的箱子递出来。”

两个人站到了柜台前面，另外一个人直接向绝当区跑去，看他们的动作，应该是对这家典当行相当熟悉。

“你们这是在犯罪，马上就有银行的押运人员来，你们现在不跑，一会儿想跑都跑不掉了。”

庄睿知道自己遇到了劫匪，虽然辖区的派出所来搞过几次演练，但他也是万万没有想到除了银行之外，居然连典当行也成了这些人的目标。

等过了初时的慌乱，庄睿迅速地冷静了下来，因为典当行的柜台全部是依照银行防盗防抢柜台设计的，钢制的窗棂使得柜台与外面完全隔离开来。他们要是早来一会儿，倒是可以抢到绝当区的物品，不过现在自己已经把这些东西都收到里面来了。庄睿相信就凭这几个人，短时间内是绝对没有办法破开那道安全门的。

庄睿嘴里一边和劫匪说着话，一边坐回椅子上，他的手已经伸向了报警按钮，只要按下去，110警方和附近的辖区派出所就会马上收到警报，最快在五分钟之内，他们就可以赶到。这可不是拍电影，在这一年中，现场的演习也进行过几次，庄睿对每次都能迅速赶到的警察们还是很有信心的。

“我去，大哥，这边的东西都给收起来了，毛的东西都没有，老干净了，大哥你上次不是亲自踩的点吗？”

跑到绝当区的那个人自然找不到东西了，向着庄睿这边喊道，一口地道的东北腔。

“我去，你骂谁呢，告诉你们要文明，老子给你们说过多少次，要说普通话。”和庄睿隔着一道防盗网的匪首恼羞成怒地骂道。他对于手下的人的素质十分不满，也有

可能是他被手下的人质疑的缘故。

庄睿听了心里直想笑，这年头还有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抢劫犯啊，不过他马上就笑不出来了，因为一个黑洞洞的枪口隔着安全窗对准了他。

庄睿浑身打了个激灵，已经按在报警按钮上的手指用力地按了下去，刺耳的警报声随之响起，他相信只要自己拖上几分钟，这几个人绝对跑不掉的。恰好就在此时，典当行门口传来一声刹车的声音，庄睿向外看去，心中大喜，原来是银行的押款车提前到了。

看到站在柜台前的匪首似乎被门外的刹车声分散了注意力，庄睿趁机向柜台下方趴去，那里是射击的死角，匪徒们在外是奈何不了他的。只是庄睿坐的旋转椅打了一个滑，导致他并没有趴下，而是向后退了一米多，变成和匪首面对面了。

“小子，你要花招！”

随着匪首的怒喝，他猛地向庄睿扣动了扳机。庄睿在他开口说话的时候，下意识地侧了一下身子，子弹擦着他的眼睛飞了过去，他先是感觉到一道火光从眼前飞过，紧接着感到眼睛处传来一股刺痛的灼热。

眼睛是人体内神经系统最发达和敏感的地方，庄睿捂住眼睛的双手指缝里已经向外渗出鲜血，剧烈的疼痛使得庄睿的身体转了个圈向后仰倒。他无法看到，自己后脑倒向的，是那个警报按钮所在的位置。

“砰”的一声传出，庄睿的后脑狠狠地撞在警报按钮外面的玻璃盒子上，巨大的冲击力使得玻璃盒子破碎开来，鲜血瞬间染红了安装警报按钮的那一面柜台。庄睿的头靠在柜台上，整个人晕了过去。

枪声和警报声惊动了门外的银行押运员们，荷枪实弹的银行押运员迅速冲进典当行，而那个匪首的手枪似乎是自制的，在打出了射向庄睿的那颗罪恶的子弹之后，就再也没有打响，典当行内也没有人质让他们挟持。显然这几个劫匪的专业技能不是很娴熟，经过一番打斗，三个劫匪很快就被几位银行押运员制服了。

“小庄，小庄，你怎么样？能说话吗？”

和庄睿相熟的银行押运员急声喊着在柜台里面的庄睿，不过始终听不到回答。刚开过枪的大厅里充斥着浓郁的劣质火药味，他们的心也渐渐地沉了下去。

站在外面可以看到柜台里面的血迹，只是打不开安全门，外面的众人都是束手无策。过了几分钟，接到报警的辖区警察们也赶到了现场，在典当行外围拉起了警戒线，几个劫匪被蒙上头，带上了警车。所有人都紧张地看着柜台里面只是露出一块头皮的庄睿，等待着接到通知的典当行来人打开安全门。

没有人发现，庄睿脑后渗出的鲜血慢慢渗透进了警报按钮的缝隙内，一股蓝色的电流顺着鲜血导入庄睿的脑中，使得他的身体微微抽搐起来，捂在脸部的双手早已垂

了下来。要是现在有人可以看到庄睿脸部的话，就能发现，在他的眼睛四周，出现了一道五颜六色的光晕，不过短短的十几秒，那道光晕就消失不见了。

“眼前怎么是黑的？我的眼睛怎么这么痛，怎么睁不开啊？”

在上海一家医院的高干特护病房内，昏迷了三天的庄睿终于醒来了。剧烈的头痛使他忘了在昏迷之前所发生的事情，眼前的黑暗，刺鼻的消毒水味道，使他心中恐慌不已。庄睿拼命地想睁开眼睛，却发现这一切都是徒劳，只能双手在空气中挥舞着。

“小睿，别怕，妈妈在这里……”

熟悉的声音在庄睿耳边响起，随之而来的还有低低的啜泣声，那是姐姐的声音。听到亲人就在身边，庄睿慢慢地冷静了下来，母亲和姐姐的声音让他感到安心，便又沉沉睡去。

庄睿的爷爷是家乡古城一位有名的地质学家，不过在那十年动乱的时候没能熬过去，就连庄睿的父亲也受到了牵连，在庄睿五岁的时候由于身体原因去世了。而庄睿的母亲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含辛茹苦地把庄睿和他姐姐拉扯大，在去年办理了内退。

庄睿的姐姐叫庄敏，比他大了五岁，已经结婚并且有个三岁多的孩子，生了小孩之后就没有再工作。姐夫是个普通工人，人很老实，对庄睿的姐姐也很好，只是收入不是很高，家里虽还有几个兄弟，但也都是普通家庭，他的父母也帮衬不到。一家三口因此过得有些清苦，平时庄睿母亲的退休工资，有大半都贴补在他们身上了，这也是庄睿来到上海想找一份高收入工作的原因之一。

这次庄睿受伤，庄母和他姐姐接到通知后，马上就赶到上海。母女二人已经在庄睿的病床前守护两天了，脸上都显露出一丝疲惫。

“医生，小睿怎么样了，怎么又昏迷了？”

庄母的手紧紧地抓住了闻讯赶来的医生的白大褂，含泪的眼中满是担忧，生怕从医生口中听到不好的消息。

“没事的，他的心电图很稳定，现在应该是睡着了，你们不要打扰他，让他自然醒来。病人的眼睛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不过他的视网膜并没有脱落，只是受到了强烈刺激，应该不会有失明的危险。你们放心吧，病人是我们这座城市的英雄，领导们也有指示，我们会尽全力医治他的。”

医生的话让母女二人安静了下来，面露忧色地看着病床上的庄睿。

清晨的阳光透过病房的窗帘，昏暗的房间变得明亮起来。庄睿的病房在住院区，大部分的病人都有夜间陪护，现在大多都起床开始洗漱了，医生也开始查房，一时间

原本寂静的地方变得有些喧闹起来，使得医院这个略显清冷的地方有了一些生机。

今天是庄睿后脑伤口拆线的日子，而他的双眼能否恢复光明，也是今天才能知晓，如果眼睛没有太大问题的话，今天就可以出院，至于完全康复，就要花时间慢慢调养了。

距离典当行抢劫事件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在众多人士的关注下，案情已经很清晰了。

这是一个流窜到上海的抢劫团伙，一共四个人，负责放风的那个人也在案发几天后被上海警方抓捕归案了。经过审问得知，这几个人在案发的前一个星期内，多次装成客户去典当行踩点。在案发当天，胥玲的早退，让他们以为这次抢劫可以轻易得逞，不过庄睿在工作一年中所养成的每天下班之前，都严格按照规定将贵重物品保管在柜台内的这个良好习惯，使得劫匪们的计划彻底破产，而银行押款车的提前到来也决定了他们的悲惨下场。

对于庄睿在这次事件中所表现出的职业素养和英勇行为，公安机关与典当行的领导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在前几天就把十万块钱的慰问金送到了庄睿的床头。要知道，如果不是庄睿处置妥当，那些价值在百万元以上的绝当品很有可能就被劫匪抢走了。

“妈……没事的，医生都说了，最坏的可能也就是视力受到一些影响，不会失明的，您别担心……”

病房内，庄睿感觉到母亲扶在自己肩膀上的双手在微微颤抖，于是出言安慰道。他的姐姐由于要带孩子，在庄睿第一次醒来后已经先回彭城去了，这些天来，都是母亲在病房内陪护。

对于自己的眼睛重见光明，庄睿还是很有信心的，因为在第二次醒来之后，他就感觉到似乎有一股清凉的气息把眼睛包裹起来，眼睛并没有感觉到受伤时的那种灼热，而且那股清凉的气息让后脑伤口的疼痛都减轻了很多。

刚开始时，庄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心中也有一些恐慌，生怕自己的眼睛会失明。医生对此的解释是药性偏凉的缘故，并发挥了作用，才会使庄睿感觉到眼中有股凉气存在。

后来庄睿感觉到这股凉气似乎让眼睛变得越来越舒适，所以也就放心了。他并不知道，当初子弹从眼前划过所带来的强烈气流，使得他眼睛周围的毛孔全部破裂，眼角膜也受到了损伤。不过在他被抬上医院的救护车时，伤口就已经奇迹般地愈合了，这都是他眼中那股不知名的清凉气息的功劳。

送到医院时庄睿眼睛的伤口已经痊愈了，医生认为当时只是子弹射出所引起的气流使得庄睿眼睛受到刺激，并没有造成什么实质的损伤，所以不会对他的视力有大的影响。倒是后脑的伤势让医生们紧张了一阵，不过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也没有留下

什么后遗症。

早上刚过八点，市投资公司的领导和典当行的经理德叔都来到了病房。

得益于庄睿在这次事件中出色的表现，典当行没有遭受丝毫损失，再加上德叔的推荐，很有可能在他病好之后，由他来担任典当行的经理。这也是德叔前几天来看庄睿的时候私下透露的，对此庄睿心中还是很高兴的，这代表着自己的收入可以增加很多。再加上这次给的慰问金，可以考虑搬出现在所住的闸北窝棚区，在上海贷款买个小户型的房子，把母亲接来同住了。

“小伙子，放轻松点，不要紧张，没事的……”

庄睿的主治医师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示意跟在自己身后的护士，让她上前把庄睿头上和脸部的纱布解开。

特护病房的护士都是在整个医院范围内经过选拔的，不仅年轻，而且相貌都是一等一的。前几天庄睿大学时的宿舍老大来看望他时，还背地里一个劲地夸庄睿有艳福呢，说得庄睿哭笑不得，眼睛又看不见，再漂亮自己也不知道。

随着护士柔若无骨的双手一圈圈地解开脸部的纱布，庄睿的心也平静了下来，先前还有点患得患失的心情，随着护士身上传来的阵阵体香，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

终于，纱布从脸上解了下来，不过护士还在协助医生处理着庄睿后脑的缝线，那里被玻璃划了一道口子，当时缝了六针，现在也可以拆线了。只不过此时护士和庄睿的姿势有些怪异，从后面看，好像是护士把庄睿的头部护在了自己那高耸挺拔的所在。

“小庄，你先适应一下光线，慢慢睁开眼睛，不要着急……”庄睿身后正在帮他处理后脑伤口的医生开口说道。

其实在眼部最里层包裹有药物的黑眼罩去掉之后，还没有睁开眼，庄睿就感到光线的存在，听到医生的吩咐后，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咦？粉红色……”

眼睛睁开了一条缝隙，庄睿首先看到的就是一片模糊的粉红色，似乎离自己非常近，先前鼻端闻到的体香应该就是从那里传过来的。庄睿把眼睛睁大，想看看那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就在庄睿凝神看向那片粉红色的时候，他忽然感觉自己的眼睛里显现出一片青绿色的光芒，眼前的整个世界都变成了青绿色。同时，双眼中那黑色的眼瞳像是细胞分裂一般，突然一分为二，然后又迅速地合二为一，这个过程极为短暂，可能只有零点几秒的时间。重新组合后的眼瞳中，一道无形无色的光线随着庄睿凝聚的眼神，射向庄睿看到的那片粉红色所在的地方。

庄睿只感觉在自己凝聚眼神，努力地想看清眼前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一片青光闪

过，这半个多月来一直包裹在自己眼睛四周的那股清凉气息，突然围绕着自己的眼眶流动了起来，并且随着自己的目光电射而去。没等庄睿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随后看到的景色就让他彻底惊呆了。

先是一片青绿色在眼前闪过，然后出现在庄睿眼中的，居然是两团挺拔、硕大、白皙的软肉……那距离是如此的近，近到只要他稍微抬起头，鼻尖就可以触碰到。庄睿从来没有感觉到白色会如此耀眼，让他这具近来每天都补充好几瓶葡萄糖水而滋润无比的身体，竟然有种口干舌燥的感觉。

“怎么好像在哪里看到过类似的物体……”

庄睿在这一刻忽然觉得自己一直以来都引以为傲、精于计算的脑子有点不够用了，一片空白，闪现在脑子中的只有四个字：好大，好白……

宋星君自从在卫校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家医院做护士，由于性格温柔，相貌甜美，在普通病房待了不到一年，就被调到了高干病房。虽然在高干病房工作相对来说要轻松一些，不过经常要应付一些色眯眯的眼神和那些道貌岸然的人伸出的咸猪手，但毕竟收入要比普通病房高出了许多，家境一般的宋星君还是比较满意这份工作的。

对于现在这个和自己年龄差不多大的病人，宋星君也是很有好感，虽然这个年轻病人有失明的可能性，但是庄睿这些天来表现出的乐观、开朗，也感染了他身边的每一个人，对待医生和护士更是礼貌有加。在他身上，从来没有像另外一些病人拒绝吃药或者发脾气这种事情发生过，这让宋星君的工作轻松了许多，心情也很愉快。

不过此刻宋星君心中却是全然推翻了以往对庄睿的好印象，因为就在刚才，她突然感觉到胸前一热，凭感觉应该是有双手抚摸了上来，此时此刻能做到这点的，也只有在她面前的庄睿了，并且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别人的视线，也不可能会有第二个人看到庄睿的举动，就连自己的视线也被庄睿的头部挡住了。而庄睿后脑的缝线马上就要拆完了，宋星君心中虽然想狠狠地给这个年轻人一巴掌，但是良好的职业素养还是让她忍住没有出声。

不过宋星君很快就忍受不住了，因为骚扰没有因为她的退让而停止，反而变本加厉了起来。那双大手捂在她胸前，感到灼热的宋星君微微把身体向后撤了一步，低头看向庄睿的双手，让她感到愕然的是，庄睿的双手很自然地垂在他的身体两侧，并没有任何动作。

但是此刻宋星君依然能感觉到胸前的异样，忽然间，宋星君想起几天前她发现自己胸部长了一个小肿块，难道是出现了病变才会有这种异样的感觉？

终于，医生的拆线工作完成了，用微微颤抖的双手接过医生递来的工具之后，脸色绯红的宋星君连忙退出了病房，她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只知道那异样的感觉依

然在继续。

“是不是前段时间发现的那个肿块异变了？”

回到护士值班室之后，胸前的异样才慢慢地退去，但是宋星君心中还担心不已，匆忙地跑去换衣间。当她的双手按在自己胸前的时候，却惊诧地发现，那个肿块已经不见踪影，完全消失了。

就在宋星君退出病房的时候，庄睿也终于清醒了过来，因为当宋星君后撤的时候，他就发现让他口干舌燥的画面消失了。

与此同时，刚才随着庄睿目光流出去的那股清凉气息，又返回到了他的眼中。不过这股气息似乎虚弱了很多，让他感觉眼睛有些刺痛，好像鼻子被人打了一拳，泪腺受到撞击一般，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眼前顿时变得一片模糊，因此庄睿并没有发现宋星君已经走出了病房。

“幻觉？可是为什么那么真实啊……”

庄睿努力地眨了眨眼睛，伸手向眼睛揉去，他想看看病房内都有哪些人在，也好和刚才的画面对号入座。

“小庄，别动，眼睛长时间不见阳光，流泪是正常的，现在不要揉搓眼睛，要用消过毒的棉球擦拭。咦，小宋呢？等一下，我去拿纱布来。”

庄睿抬起的手被他的主治医师制止了，不过在眨了几下眼睛之后，眼中的刺痛感慢慢地消失了，而眼前也渐渐变得清晰起来。看见满脸泪水的母亲，看见了一脸忧色的德叔，庄睿的神智这才算是从刚才那旖旎的画面中清醒了过来，只是他感觉到自己眼中的那些凉气，在数量上似乎减少了许多，只有薄薄的一层贴附在眼眶的周围。

“小睿，你感觉怎么样？眼睛能看见吗？还痛不痛？”

庄母一直在盯着庄睿的眼睛，刚才庄睿泪流满面的情景可把她吓坏了。

“没事了，妈，眼睛不痛，看得也很清楚，刚才可能是被光线刺激到了，您别担心了。德叔，王经理，谢谢你们，这段时间麻烦你们了。”庄睿对站在一旁的德叔和投资公司的王经理说道。

在庄睿住院这段时间，医院之所以大行方便，都是德叔和王经理多次和医院沟通的结果，否则他怎么能住上高干病房，并且庄睿的妈妈还能在这里陪护。按照医院规定，病房内是不允许家属留夜的，申请陪护还需要交纳一笔不菲的陪护费，即使是自己的亲人陪护。

“小庄，不要这么说，你敢于和恶势力做斗争，坚守了自己的职业道德，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做的这些，只不过是想让你这位英雄早点康复罢了，不算什么，看到你没事我也就安心了。我先回去向领导汇报一下，等你身上的伤完全康复了，

可是要请你做英雄事迹报告的。”

王经理又慰问了庄睿几句就离去了，此时医生也回来了，详细地询问了庄睿眼睛的情况。庄睿只是说刚睁开眼的时候感到有点刺痛，后来就没事了。至于那段旖旎画面，自然是略过不提了，这会儿也不是深究的时候，庄睿只想等有空的时候，再研究一下那到底是幻觉还是真的看到了。

“小庄，这也马上就要过年了，公司决定放你两个月的带薪假，让你回家去过年，在家里休息总要比在上海强。过完年你休息一个月再来上班，财务上的事情暂时由总公司代管，你不用担心。老嫂子这段时间可是为了你操了不少的心，你小子回去要好好孝顺老嫂子啊。”

德叔向庄睿说了公司的决定。马上就要过年了，再加上庄睿眼睛和后脑的伤势都需要静养，留在上海的话，还要请护理看护，干脆就给了他两个月的大假，等他完全康复了再回来上班。

“嘿，老么，我来了，那个漂亮护……”

病房门口伸出一个脑袋，话说到一半就咽了回去。这是庄睿的大学同学，也是他的宿舍老大，在庄睿受伤的这段时间，他每天都要来一趟。不过其用心是放在庄睿身上还是那个漂亮护士身上，那就不得而知了，反正以庄睿对他的了解，老大一般是不会这么有人性的。

庄睿在大学时读的是金融财会专业，这种专业一向都是阴盛阳衰，班里一共有四十五个学生，其中有四十个都是女生，只有五个雄性动物，自然他们五个人就分在一个宿舍了。

老大名字叫阳伟，不知道其祖上和金庸小说中的那个阳顶天有没有什么关系，单从名字来看，老大的名字显然要比阳顶天来得响亮，通俗易懂，令人记忆深刻。从字面上来理解，也是那啥很伟大，只是每次老大被别人介绍的时候，都没有详细具体地给人解释过其名字的真正含义，于是伟哥也就成了老大在学校内外圈子里的正式称谓，大小通用，老少皆宜。

伟哥父母原本都是普普通通的工厂工人，但是其母眼光独到，胆大心细。在上海证券成立初期，他父母所在的工厂改制上市。阳母当时在家中力排众议，又从娘家借了十几万，按照原始股价从同事工友手中收购了不少所在工厂的股票，工厂上市之后很是赚了一笔。到后来股票市场开始火热起来，阳母又拎着几麻袋的身份证，雇人排队购买了不少认购证来炒作，这一系列举动使之完成了资金的原始积累。

其后阳伟家里就退出了股市，开始办起了公司，专心做起对外贸易来，在苏联解体的时候，曾有过包专列运货前往俄罗斯的大手笔。虽然伟哥父母文化程度都不高，

但是在如今的十里洋场，也称得上是一号人物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那会儿虽然没有什么富二代不成器的说法，但是由于伟哥父母早期吃了不少没文化的苦头，痛定思痛，所以用尽心力来培养儿子，把伟哥送进了名牌大学。至于专业为什么是财会，那是因为老两口开始做生意的时候经常算错账，不是多找人钱就是少要人钱，深受其害。

伟哥也比较争气，给父母挣了面子，所以在经济上他比较宽松，入学的时候就手拿大哥大了，黑黑的整个一大砖头块。那会儿还是9字开头的模拟号码呢，移动电话移动打，经常能看到老大拎着个黑砖头块满楼梯转悠找信号。

庄睿在兄弟五个里面年龄最小，不过人勤快稳重，又老实仗义，经常帮那哥几个抄笔记，点名答到什么的。四年下来，几个人处得跟亲兄弟似的，庄睿能找到在典当行的工作，还是伟哥母亲托了人情才得以进去的。

“嘿嘿，德叔也在啊，我爸前几天买了幅画，正说让您老去给掌掌眼呢。您说我爸这人，上次愣说唐寅和唐伯虎是两个人，为这事我争了几句，还差点拿扫把打我，就这水平现在非要玩古董，整一个拎不清嘛……”

阳伟和德叔也是熟识的，刚一见面就开始编排起自己老爸来了。

“你这个臭小子，有这样说自己老子的吗？不过老阳也是的，上次就给他说过，玩这行要多看多听少出手，估计这次又是被别人编的故事给蒙了。得了，我找时间去看看。”

德叔笑着骂了阳伟一句，接着对庄睿和他妈妈说道：“小庄，老嫂子，你们走我就不送了。等小庄再回上海，老嫂子就一起过来住吧，住在一起能让小庄尽尽孝心，也有个照应不是。”

庄睿将德叔送出去后，阳伟已经在帮他收拾东西了，早几天前庄睿就让他帮忙买火车票了，春运已经开始，如果不提前订票的话，恐怕这个年就回不去了。车票是下午一点的，到夜里十一点左右应该就可以回到彭城了。

“老么，你伤没好不能吃荤腥，庄婶上次来上海，我就没能招待，中午我带你们去吃点上海特色小吃吧。医院的账有你们公司结算，东西也收拾好了，走吧……”

高干病房的很多东西都是医院免费提供的，庄睿也没多少东西，收拾完也就是一个背包，阳伟拎在手上，转身对庄睿说道。

庄睿张张嘴，却没说什么，欠老大的人情已经够多了，嘴上说说感谢什么的话也是还不清的，记在心里好了。庄睿此刻觉得，四年大学，学到知识只是一方面，能有这么几个真心相交的朋友，才是最大的财富。

走出医院，庄睿心里有点遗憾，因为他到临走都没有见到那位十几天来一直照顾